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十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92,000 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

书号: 11071·175 定价: 0.84 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五辑

目 录

怀念先父冯玉祥·····	冯弗伐 (1)
冯玉祥先生的故事 ·····	张士魁 (22)
冯玉祥营救爱国师生实录 ·····	王华岑 (38)
冯玉祥下令活埋叛徒张建功经过·····	张廉瀛 (48)
冯玉祥先生的一次爱国募捐活动·····	施启成 (51)
回忆今是中学 ·····	张廉瀛 (54)

跟随吉鸿昌十五年 ·····	牛建中 (59)
----------------	----------

张自忠由北平脱险经过 ·····	张自明 (88)
和张自忠将军的一次谈话 ·····	李致远 (94)
对张自忠将军的片断回忆 ·····	顾相贞 (101)
二十九军长城抗战 ·····	张宗衡 (109)

读者来信

张自忠将军殉国地点在哪里?

——对老舍先生遗文的一点补正

·····	靳泊远 (116)
-------	-----------

张自忠留平是“逼宫”吗? ·····	张宗衡 (120)
--------------------	-----------

北京国剧学会成立之缘起	张伯驹遗稿 (127)
余叔岩生平回忆片断	陈维麟 (131)
裘盛戎和他的舞台艺术	张胤德 (146)
读《京剧前辈艺人回忆录》札记	景孤血遗稿 (183)
内联陞鞋店.....	赵佩衫 (196)
都一处	王永斌 (201)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变迁	张志贤 (209)
先农坛体育场史话	戴式增 (240)
隆福寺街的旧书业	葛鸿年等 (247)
隆福寺街书肆记.....	雷梦水 (256)
什刹海今昔	冯亦吾 (265)

怀念先父冯玉祥

冯 弗 伐

先父冯玉祥将军，生于一八八二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今年（一九八二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先父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美返国途中，在横渡黑海时遇难。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虽然年代隔得久了，但我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父亲身边的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先父一生的事业，经过晚清、民国至解放前夕，所有活动都与当时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在一些事件中，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在国内时，曾写过自传《我的生活》，叙述了他的身世和经历；居住美国时，他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阐明了他的政治见解。许多熟知先父的人，也写了有关他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和读者中间，有些人把冯玉祥将军视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现在我追忆往事，深感先父一生作为，许多事情都体现出他的正直坚强、奋发向上和极浓厚的生活情趣。今值父亲诞辰百周年纪念，记下一些片断，以表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先父的一生，就象刻在他墓前碑石上的诗一样，这首诗是他自己生前写的：

我

冯 玉 祥

一九四零年五月廿日作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要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周恩来总理四十年前曾为先父六十寿辰写了一篇祝贺文章，题为《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见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新华日报》）。文章概括父亲一生的业绩说：“焕章先生六十岁，中华民国三十年。单就这三十年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其中，尤以杀李彦青，赶走溥仪，骂汪精卫，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更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正是先生的伟大处，这正是先生的成功处。”

不容外国欺侮中国

父亲是行伍出身，一生过着戎马生涯，“为国为民”是他生前

言行的准则。他常说：“中国的主权不能丧失，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欺侮。”多少年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父亲于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在保定补入清军当兵。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下令正式向日本宣战，中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队伍奉令调往大沽口警备，抵御敌人。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停战议和，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这时，年仅十三岁的父亲立下誓愿：“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人夺了去！”其后，当父亲任湖南湘西镇守使驻军常德时，他对日本军队无视中国主权的蛮横行动，坚决给予回击，并支持学生抵制日货的爱国行动。当他在北京任陆军检阅使驻军南苑时，一次招待外宾会上，父亲让把点缀会场的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去掉。日本人提出质问，父亲回答说，因为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欺侮中国，国人一致抗议，故而取消了万国旗中的日本旗。“九·一八”事变后，父亲曾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御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父亲力主团结抗日。他为抗战义卖字画，用所得款项支援国共双方作军费，并积极支持为战乱中的儿童保育事业募款。

以下是一九一九年我随父亲到常德居住时所发生的一些事。

日本军舰开到常德，常德的一些商户缺乏民族自尊心，因怕在南北军队混战中被散兵游勇抢掠，竟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买日本旗，挂在店铺门前，要求日本军舰保护。父亲曾把商民召集起来，说服他们，要他们撕掉这些日本旗。父亲向商民说，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我的队伍负保护地方之责，决不扰民，如果我的士兵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把我冯某逮捕枪决。经过劝说，当天晚上各商户就都把日本旗撕毁。

从日本军舰上下来的日本兵，进常德城的时候很神气，我方把守城门的卫兵要检查他们，日本兵不让检查，动手打我方士兵。我方士兵与他们对打相抗，日本兵有受伤的。驻在常德的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和日本舰长前来找我父亲，提出要我父对士兵治罪。我父不答应。日本舰长拿出他们的日本海陆军刑法来争论，父亲根本不理，并问他在中国土地上怎能使用日本海陆军刑法？父亲说，在城门口，是你们日本兵打了我们守城的卫兵，你让我处分我方的士兵，那你方的士兵应该怎样处分呢？后来，两个日本人松了口，提出双方相互赔礼道歉。

日本人还做偷运大烟等非法的事，我方士兵逮捕了日本烟贩，准备惩处。日本居留民会会长来要求我父亲释放罪犯。父亲要他取保把人领去时，强硬地说，你们日本人贩运鸦片，违反我国法律，我们就要逮捕处理。这两个烟贩你们领去，不可释放，我们要随时提审，必须随传随到。

北京学生抵制日货的消息传到南方，常德的学生也起来抵制日货，烧毁日货，常德的几家日本洋行被捣毁。日本商民代表去见湘督张敬尧，张派一专员和日本人一起来找我父亲。日本商民代表要求赔偿损失。父亲不答应，心生一计。他说，你们怕学生砸铺子，那末，我派兵保护，让兵士在店铺门前站岗。日本商民代表听了父亲的话很得意，认为这个办法不错。谁知几家日本洋行门前设兵站岗，人们就不进店里去买东西了。日本商民代表又不得不转回来找我的父亲，请求不要在店铺门前站岗。我父亲问，那你们的安全怎样呢？日本人说，那就不由你负责了。

从以上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进逼，我父亲丝毫不让，坚决抵制，要为国复仇，为民雪耻。

与宋庆龄女士联系营救“七君子”

一九二九年，父亲在河南百泉驻军时，送我和弟弟洪志去德国读书，哥哥洪国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姐姐弗能去英国读书。抗日战争爆发前，我于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回到泰山，后随父到南京居住。

一九三五年父亲到南京后，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是为促成抗日而去的。他曾筹款为滦州起义烈士建立纪念塔，抚恤烈士遗属，并支持平津沪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力促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更主要的是，他积极营救因主张抗日而入狱的“七君子”。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因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他们

被监禁了二百多天。在这期间，为了营救这七位爱国人士，父亲与宋庆龄女士时有信件来往。我是学机械的，从德国回到国内，又入同济大学读了两年书，常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这时父亲住在南京，宋庆龄女士住在上海，我为他们递信。父亲亲自把写给宋庆龄女士的信放入我的皮包里，不许我看内容，嘱我把信送到何香凝女士处转交宋庆龄女士，并取回宋庆龄女士写给我父亲的回信。这样传信，做了多

行
易
知
難

弗能女士属
宋庆龄

次，京沪线火车上的宪兵不敢查问我。一次，我坐在京沪线的火车上，手里除皮包外，还拿着一把德国制的小折叠伞。宪兵指着伞问我：“这是什么？”我故意说：“这是炸弹。”宪兵说：“我知道你是谁。”我说：“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后来“七君子”出狱，史良同志曾来到我家，父亲请她吃饺子。北方人吃过饺子要喝一碗饺子汤，史良同志是南方人，她对父亲说：“冯先生，你家的饺子好吃，这碗汤不好喝。”在为父亲和宋庆龄女士传信的过程中，我也借此机会请宋庆龄女士在我的“名贤墨宝册”里题了字，她给我写的赠言是“行易知难”（附图见前页）。前几年我见到何香凝女士的女儿廖梦醒同志，谈话中间，她还提到我和她们母女当年的会面。

为儿童保育事业募款

抗日战争初期，我于一九三八年春季到达武汉，父亲比我先到武汉。

我们家住在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后因避敌机轰炸迁至六合村）。福音堂是教会的房子，由父亲向教会借用，院子里有五六座小楼。父亲住在这里，他的参谋和警卫人员也在这里，还有许多从各地集中到武汉的文化人，住在这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很清晰地记得，那时老舍先生等就住在这里做抗日工作。

这是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敌机狂轰滥炸，许多儿童失去了父母和家庭，流离失所，孤苦无依。当时在武汉，有许多妇女出来做抗日工作，有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组织。有的人把流亡儿童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剧团，演节目，筹款

维持生活。有一天，安娥同志来到我家，和继母李德全商量要为流亡儿童做些工作。后来，邓颖超同志和刘清扬、张蔼贞、陈纪彝、郭秀仪、谢兰郁等都来筹划这项工作，组织了儿童保育基金委员会筹备会，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开会时，指定一些人为儿童保育事业募款，我是其中之一。

开始，我在千家街福音堂院子里募捐。有的人愿意捐款，工作进行顺利。但有人说，战乱之中，自顾不暇。我动员他说，你为儿童保育事业捐款，很可能对你的孩子也有好处。这样说，收到效果。后来，全院子可以捐钱的人都捐过了，再到哪里去募捐呢？父亲替我筹划。他说：“我的朋友或部属来家里看我，你先出去募捐，他捐了钱，你再来请我出去会见。”所以，凡有客人来到我家，我和继母李德全商定请他捐多少，然后就去募捐。客人中间，不乏司令、军长、师长等人，他们是捐得起钱的。不久，家里常来的客人都捐过了，他们再来，不能再向他们募捐。父亲又替我筹划，他说，有一些熟识的人，可以打电话去请他们捐款。我照这个方法办，又募得不少钱。我为儿童保育事业募款，是在父亲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募捐期间，我把捐得的钱先交给继母李德全，她把钱点清包好，由我送到汉口，交给妇女指导委员会。那时我胆子很壮，一个人提着装钱的皮包，从武昌家里坐汽车到长江渡口，乘轮船过江，抵汉口，坐人力车去到妇女指导委员会交款。

好学不倦 不耻下问

周恩来同志的文章《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中有这样一

段话：“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

在这里，说说我见到的几件小事。

我幼小的时候，看到父亲把一位老人接到家中，招待他，我叫他李大爷，他和父亲关系很亲密。原来父亲早年在清军中当兵，是睡铺板。两个人睡一张铺板，这个铺板由两人合买，一人睡一头。父亲喜好念书写字，他买了一个木箱，放在铺板上，用来练字。坐在对头的同伴很生气，故意晃动。父亲念书，同伴就拉胡琴，搅扰他。父亲的同伴，就是这位李大爷。在解放以后，我还见过李大爷。他常常提起这件事，并且嘱咐我们要学习父亲用功读书。

我的父亲在少年时代，只入私塾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书，这就是他的学历，他一生没有任何学校的文凭。父亲的学问，都是后来在军队里用公余时间学习的。父亲领兵期间，曾请过名流学者及大学教授多人到军队里讲学。父亲不仅向精通古文的老学者学习，遇到对某一学科有专长的青年人，他也虚心求教。住在泰山时，陶行知的儿子陶弘给他讲天文学。在自己的儿女面前，父亲也不耻下问。我的老伴谷云明，是南京陆军大学毕业。我们住在重庆时，父亲命谷云明每天给他讲一段拿破仑战史。父亲早年的习惯是，晨四时起床，提着马灯到书房写晨勉和日记。现在南京档案馆还存有父亲多年的日记。父亲常常提到，他因为没有上过军校，没有军校的文凭，就不能考陆军大学，深以为苦。

一九三五年，父亲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他提议在陆军大学成立将校班、参谋班、特别班等。父亲入特别班学习，鹿钟麟先生、石敬亭先生等也参加学习。当时陆军大学的学生对

老师不够尊敬，不守纪律。这批老将军入学后，每天上课，严肃认真，遇到开会有事，必定请假才走，风纪扣在热天也扣好，军装整齐。许多年轻的军官看到这种情况，很敬佩，陆军大学的纪律因之有所转变。

在南京时，我们家住在中山陵园，我姐姐弗能的家住在城里。父亲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每次去参加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是从陆大带着衣服，先到我姐姐家，脱了军装换穿便服，然后去开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会规定穿长袍马褂）。

治军的一个侧面

周恩来同志推崇我父亲善练兵。确实，父亲带领军队几十年，从实际训练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训练军队，不仅为在役的官兵考虑，而且为他们将来退役后的出路考虑；不仅为官兵本身考虑，而且为他们的家属考虑。

父亲训练军队，除了对官兵进行军事教育、文化教育外，还要进行技术教育。

那时的陆军规章，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父亲认为，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份有用的好百姓，决不能使士兵因无技艺，无法谋生，脱了军籍，而入匪籍，骚扰人民，贻害国家。为适应士兵三年退役的情势，父亲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就是在役的士兵，每个人都要学习一种技能。军中成立了工厂，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纸工、印刷、织地毯、制军械等科，训练士兵掌握技术，退役以后，能够在社会上谋生。

父亲也为军人家属谋出路，办法同样是使她们有一技之长。因为有些军官家属随军驻防，丈夫当官，她们的生活没有问题，一旦在战争中丈夫阵亡，她们的生活就会发生问题。在常德时，父亲办了培德妇女学校，组织军官家属学习。她们除学语文等文化课外，还学刺绣、缝衣、纳鞋底等技能。在学校里，也教她们学点卫生常识，请医院的助产士、护士来教妇幼卫生。军属听卫生课，有的人还怕羞。最近我见到谷良民先生的夫人（谷良民曾当过军长），她今年八十多岁了。她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我去看她时，她正在看报。她对我说，她的文化知识还是在常德培德妇女学校学习的。我将父亲写的自传《我的生活》送了一套给她。她看后回忆往事，感慨万分。

后来，培德妇女学校成为随军的学校。父亲驻军河南、南苑及张家口时，都设有培德妇女学校，我在南苑的培德妇女学校学习过。记得那时由于种种原因，军队的经费困难，我家住在南苑生活不太好。早晨我和姐姐到培德妇女学校上学，家里只给两个铜板，能买两个馒头或一个糖三角吃，一直要等到下午四时放学回家才能吃饭。平时未见到家里炒菜，只吃咸菜，父亲回来时，才买点肉，炒黄瓜，还加许多辣椒，日子过得很紧。

棍 责 程 希 贤

在过去的旧军队里，有些原来当兵的人升了官，原配妻子来了，竟不愿意与她团聚。父亲最痛恨这种不仁不义的作风。我在常德看见一个人，是穷苦出身，他的原配妻子纺线织布，挣钱供给他，在他当上连长的时候，不愿意要这个老婆了。这个人就是

程希贤。

一次，父亲带着队伍出城去演习，程借故未去。那次演习原规定进行几天，可是当天晚上队伍就回来了。父亲回到城里，看见一户人家娶媳妇，问是谁家。原来正是程希贤。父亲命令把穿着长袍马褂的程希贤拉出来，按在地下，打了几十军棍。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无法挽回，程希贤还是娶了个新媳妇。

另一次部队在野外演习，程希贤掷手榴弹，未扔出去就炸了，炸坏右手两指。在他入手术室截去右手时，他大叫说这是上帝在处罚他，并且说自己缺了德，不该对妻子忘恩负义。父亲对部下素来关怀，一直照顾他，每到一处宿营，都让他住在离自己最近的帐篷里，时常开导他，还教他用左手写字。但是，尽管父亲爱护他，教育他，也未能使他彻底悔悟，改过自新。后来程希贤到北京，不走正路，终于当了汉奸，解放前被枪毙了，未得善终。所以大家叫他缺德胳膊程希贤。他曾把原配妻子送回老家不管。他的妻子在老家凭劳动自食其力，解放后生活很好。

在苏联的活动

一九二六年父亲去苏联，由平地泉出发，于五月九日与随行人员一起到达莫斯科。

哥哥洪国、姐姐弗能、弟弟洪志和我先到莫斯科。我们原来是随同继母李德全从包头经平地泉到库伦。李德全在库伦生洪光弟(已故)。父亲到库伦后，经苏联顾问建议，让孩子们先走。继母分娩之后，父亲才和她到达莫斯科，我们在莫斯科同父母见面。

父亲到了莫斯科火车站，看到欢迎他的人很多，有苏联政府

人员和步兵、骑兵等。在欢迎的人群中，最引他注意的是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读书的中国男女青年学生，这些留学生排列整齐、模样英俊，约有四五百人。父亲很喜欢这批留苏学生。

父亲最初住在苏联政府给他预备的欧罗巴旅馆。这座旅馆富丽堂皇，招待殷勤，饮食丰盛。可是父亲一向过惯了俭朴的生活，又因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忧患很多，住在条件这样好的旅馆里，他心里老觉得不安。因此，他只在欧罗巴旅馆住了几天，就搬到查理村去住。在查理村，他每天向顾问乌斯马诺夫学一小时辩证唯物论，还请了一位教师教他绘画。他抽出一些时间，到附近的一个玻璃厂里做工。他希望在居住苏联期间，能够自食其力，并且从生活上能和工农打成一片。

居住苏联期间，父亲和当时一些苏联政府主要人员见过面，如苏联人民政府主席加里宁、外交委员长齐趣林、海陆空军委员长伏罗希洛夫、教育委员会副委员长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及列宁之妹等。当时斯大林住在黑海养病，不在莫斯科，父亲未能和他相见。斯大林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等他病好了，再行约会。父亲在莫斯科还会见了第三国际负责人，也和托洛斯基交谈过。

父亲在苏联访问了工人和农民，了解情况。他对士兵的情况尤为注意，参观了步兵学校、机关枪教导团、陆军大学。父亲见过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原是德国籍)。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为父亲开过欢迎会，在会上致欢迎词的是日本人片山潜。中山大学送给父亲“名誉学生”的头衔，所以后来国内的留俄同学会认为父亲是该会的会员之一。

在莫斯科，父亲安排孩子们读书或做工。哥哥洪国和姐姐弗能进入中山大学读书。我当时十二周岁多一点，因年龄未到，不

能进入大学读书。结果，我入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工，半工半读。我在这个工厂学木工、铁工和车工，学习二年多。半工半读期间，我的生活很艰苦，每月工钱九卢布多一点，后来是十三卢布。

父亲在苏联居住三个月后因有要事回国。我们兄妹于一九二八年夏天经海参崴回国。

进当铺当被子

父亲在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一九三六年的一天，他让我们姐弟每人扛着一床被子，到当铺里去典当；过一会儿，又让我们去赎出来，体验他儿童时代的坎坷生活。

父亲童年时期，住在保定，家庭极其穷困。家里人口多，全靠祖父在清军中领微薄的饷银维持生活，入不敷出。每次领到饷银，要用大部分来还债和赎当，不久就用完了，日常生活无法维持，又需要到当铺里去当东西。典当的任务落在不满十岁的父亲身上，祖父的护兵窦玉明陪着他。上半月当的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到下半月，家中随手用的什物也拿去当，甚至炕上铺的褥子也揭下来送进当铺。用典当的钱，勉强维持家计，眼看快要断炊了，家中再也找不到可当的东西来，挨到月底，祖父的饷银才能发下来。饷银一到手，父亲的任务是去赎当，到当铺把典当的东西取出来，将长袍、马褂、坎肩、褥子等用绳子捆好，和窦玉明一起抬回家。那段时期，家里每月的生活都是这样过的。

父亲到当铺去典当和赎当，感到莫可名状的苦恼。他看到当铺先生面孔冰冷，表情狡诈，感到可恨。当铺的柜台比成年人要高过一头，父亲年岁尚小，是个孩子，要费力地踮着脚把当物递